

· 外国著名军事人物 ·

苏沃洛夫



СУВОРОВ

〔苏〕O·H·米哈伊洛夫 著

K 23.52

根据苏联青年近卫军出版社1980年第二版版本

2167/12

苏 沃 洛 夫

〔苏〕 O·H·米哈伊洛夫著

杨少云
慈国巍
高欣亭
易庆东 译
吳吉康
任俊卿 校

解 放 军 出 版 社

苏 沃 洛 夫

〔苏〕奥·米哈伊洛夫

杨少云 慈国巍

高欣亭 易庆东 译

吴吉康 任俊卿 校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北京平安里三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一二〇二工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开本 印张 $18\frac{3}{4}$ 字数395,000

1986年8月第一版 1986年8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5185·52 定价：3.10 元

出版说明

为了帮助读者较系统地了解一些外国著名军事人物的情况，参考和借鉴他们的经验，我们组织翻译了这套《外国著名军事人物》丛书。这套丛书着重介绍这些军事人物所处的时代的战争特点，以及他们的军事实践、军事成就、军事思想、指挥风格和指挥艺术等。组织翻译时，我们注意选择那些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和较好的版本。一个人物出一种书，陆续出版发行。

本书为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苏沃洛夫的传记。

苏沃洛夫是俄国著名的军事统帅，卓越的军事理论家。他从普通一兵成长为俄军大元帅，屡建战功，度过了五十八年的戎马生活。他的一生是金布恩、福克沙尼、雷姆尼克河、伊兹梅尔、普拉加、阿达河、特雷比亚河、维诺等一系列胜利征战的纪录，最后以千古不朽的瑞士远征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本书作者米哈伊洛夫根据大量的史料，用流畅的文笔，生动的语言，记述了苏沃洛夫的一生。通过对苏沃洛夫指挥的各次战役的描述，分析和介绍了他的军事思想和指挥艺术。尤其是瑞士远征，记录了苏沃洛夫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如何克服阿尔卑斯山的障碍，以少胜多，战胜了法军的战绩。此书对于我们研究苏沃洛夫的军事思想、战术原则、统帅才能与修养，以及参谋组织、士兵教

育与官兵关系、后勤保障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此书对于帝俄所进行的扩张版图的战争缺乏应有的阶级分析，读者在阅读时应予注意。

译者的话

《苏沃洛夫》这部传记文学作品，通过大量、生动的历史事实，描述了十八世纪俄国著名军事统帅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苏沃洛夫大半个世纪的戎马生涯及从普通一兵到俄军大元帅的成长过程。该书以精辟的语言阐述了苏沃洛夫在治军、军事战略与作战等方面的改革、创新和决战决胜的思想，刻画了一个具有典型个性，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的人物形象；同时也披露了当时沙皇宫廷对外征战扩张，内部尔虞我诈，骄奢淫逸的腐败现象。

然而，苏沃洛夫作为当时的人也有他自己的阶级局限性，如维护沙皇制度，镇压农民起义。

该书对研究苏沃洛夫的军事思想、战术原则，统帅才能与修养，以及参谋组织，士兵教育与官兵关系，后勤保障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原著曾获1981年苏联国防部文学奖金。

全书由吴吉康副教授和任俊卿同志校订。

该书译、校过程中曾得到温金权同志，兰州大学外语系副教授水天明同志多方面的指导与帮助，谨在此致谢。

由于水平所限，错误之处在所难免，切望指正。

1985年1月

您的画笔能够绘出我的容貌——因为它显而易见，可我内心的奥秘却从未公诸于世
人面前。那么，让我告诉您：我曾使血流成
河，至今提起仍感不寒而栗；可我待人慈爱，
毕生未给任何人造成不幸；未判处任何人死
刑；任何一只小虫都未在我手下惨遭厄运。
我是渺小的，也是伟大的。不论是时来运转，
还是时乖运蹇，我都冀望于上帝，并且从未
迷惘动摇……

A·B·苏沃洛夫

主要人物表

苏沃洛夫,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1729—1800年), 俄国统帅, 雷姆尼克伯爵。

瓦尔瓦拉·伊万诺夫娜·苏沃洛娃(出嫁前称普罗佐罗夫斯卡娅), 苏沃洛夫的妻子。

娜塔利娅·苏沃洛娃(苏沃洛奇卡), 苏沃洛夫的女儿。

阿尔卡季·苏沃洛夫, 苏沃洛夫的儿子, 曾在其父身边任过少将副官。

伊万·苏沃洛夫, 苏沃洛夫的祖父, 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禁卫团的总司书。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苏沃洛夫, 苏沃洛夫的父亲, 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禁卫团准尉。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苏沃洛夫, 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禁卫团中尉, 苏沃洛夫的叔父。

普罗佐罗夫斯基,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1732—1809年), 俄国陆军元帅, 苏沃洛夫的岳父。

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 俄国女皇(1741—1761年)。

彼得三世, 费多罗维奇, 俄国皇帝(1761—1762年)叶卡捷琳娜二世的丈夫, 伊丽莎白的甥。

叶卡捷琳娜二世, 俄国女皇(1762—1796年), 俄国皇帝彼得三世的妻子。

保罗一世, 俄国皇帝(1796—1801年), 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儿子。

萨尔特科夫，彼得·谢苗诺维奇(1698—1773年)，俄国统帅。

波将金，格里戈里·亚历山德罗维奇(1739—1791年)，俄国陆军元帅，叶卡捷琳娜的宠臣。

鲁缅采夫，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1725—1796年)，俄国统帅，陆军元帅。

德里瓦斯(1749—1800年)，俄国海军上将，西班牙人。曾在苏沃洛夫领导下参加拟定攻克伊兹梅尔的作战计划。

普拉托夫，马特维(1751—1818年)，顿河哥萨克军事首领，俄国骑兵上将。

库图佐夫，米哈伊尔·伊拉里奥诺维奇(1745—1813年)，俄国统帅，元帅。

米洛拉多维奇，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1771—1825年)，俄国步兵上将，曾在苏沃洛夫司令部任职。

巴格拉季昂，彼得·伊万诺维奇(1765—1812年)，俄国统帅，步兵上将，苏沃洛夫的学生与战友。

乌沙科夫，费多尔·费多罗维奇(1744或1745—1817年)，俄国海军统帅，海军上将。

目 录

第一章	童年	(1)
第二章	士兵——苏沃洛夫	(19)
第三章	七年战争	(46)
第四章	苏兹达尔条令	(96)
第五章	从斯摩棱斯克到维尔诺	(115)
第六章	图尔图凯和科兹鲁贾	(161)
第七章	在俄罗斯南部	(197)
第八章	金布恩和奥恰科夫	(269)
第九章	福克沙尼和雷姆尼克河	(297)
第十章	伊兹梅尔	(312)
第十一章	在芬兰	(335)
第十二章	重返俄罗斯南部	(347)
第十三章	制胜的科学	(386)
第十四章	失宠	(412)
第十五章	登程意大利	(434)
第十六章	阿达河	(448)
第十七章	特雷比亚河	(473)
第十八章	诺维	(512)
第十九章	俄罗斯雄鹰胜过了罗马兀鹫	(537)
第二十章	逝世与永生	(578)
A·B·苏沃洛夫生平大事年表		(586)

第一章 童年

这些彼得巢窝中的雏鸟……

A·C·普希金

1

公元1742年初夏的4月29日，彼得大帝的女儿伊丽莎白在莫斯科举行过加冕礼的第五天，准备从克里姆林宫摆驾前往位于亚乌扎河畔的安娜冬宫。派定参加典礼的达官显宦从清晨七点起就已乘坐轿式马车集聚在伊万诺夫斯基广场上。其余要人则先期赶赴女王陛下的冬宫恭候圣驾。在矿务总局担任文职的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苏沃洛夫上校也在欢迎圣驾者之列。近日来，这位严厉的检察官成天忙于繁文缛节的典礼仪式，他那十二岁的儿子亚历山大就把母亲叶夫多基娅·费多谢耶夫娜的叮嘱抛到脑后，常常乘机溜出家门。

天刚拂晓，亚历山大就跑到仆人的住房里，他同岁的伙伴、锅炉工伊万的儿子叶菲姆正盖着皮袄酣睡。

“叶菲姆，听见没有？叶菲姆，”亚历山大焦急地摇晃着他，“你怎么啦？我们约好去看女皇，你忘了？”

叶菲姆从梦中惊醒，一骨碌爬了起来，从自己那带雀

斑的脸上擦去几乎看不见的蜘蛛丝，红褐色的睫毛下，一双眼睛直愣愣地瞪得老大。他拿过一个木钵，吃了几口昨天的残羹剩汤，就跟着亚历山大跑了。

他们已经去过波克罗夫卡尼古拉圣母升天教堂的钟塔，当早晨八点伊凡大帝钟楼一声信号，整个莫斯科数不胜数的教堂的钟声齐鸣的时候，给他们熟识的敲钟人帮了一回忙；他们也看过了为举行加冕礼专门建造的四座凯旋门：头门建在泽姆利雅诺伊围墙旁边的特维尔街，二门在喀山圣母教堂旁边的中国城，三门位于米亚斯尼茨基街，当然还有建在雅乌扎河畔女王宫邸附近的最后一座凯旋门。

从克里姆林宫到雅乌扎宫的大道上，参加检阅的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禁卫团、谢苗诺夫斯科耶禁卫团、伊兹梅洛沃禁卫团和骑兵禁卫团以及非禁卫团队都带着自己的乐队，队列整齐，三角制帽黑压压一片。观礼台及附近建筑物的窗户全用呢绒、毛毯、绸缎、毛编织物装饰一新。在穿绿色和蓝色礼服的士兵后面，簇立着穿着花花绿绿春季艳装的莫斯科人，敬候女皇的御驾。

机灵的亚历山大拉着笨手笨脚的叶菲姆也来到这里。在水泄不通的人群里，他们挤到了列福尔特宫栅栏跟前。从雅乌扎河岸这里瞩目远望，莫斯科所有富丽堂皇的建筑尽收眼底：无数树着十字架的金色圆屋顶，沉浸在粉红色樱花和白色苹果花海洋之中的宫殿、庄园，令人迷恋陶醉。

十一点钟，洪钟及棱堡上的一百零一门大炮齐鸣，宣布列队仪式开始。行进路线要经过马罗谢伊卡、波克罗夫卡和日耳曼街。随着御驾的临近，人们的欢呼声越来越

高，各团队的小型枪支开始朝天鸣放，鼓号声响彻云霄。

在雅乌扎宫附近，人如潮涌，愈来愈多。人们急不可待，以至冲垮了所有的阻挡。然而，软沿帽上插着羽饰，身强力壮的掷弹兵们拼命地将人群又推回到指定的观礼区。孱弱的亚历山大与叶菲姆走失散了，被挤在那些健壮的男人肩背中间，动弹不得。“从腋下钻，孩子，”腰间系着墨水瓶的大胡子秘书官好心地大声嚷叫着，把他让到前边去。

亚历山大挤到前边探身看到，一队擎着御旗的雇佣禁卫军骑兵从雅乌扎河新桥大道急驰过来，大桥两旁建造了很多有瓶状饰物及雕像的石台座。骑兵队由两名上校催马殿后。

“这是典礼官——拜尔和胖公爵普罗佐罗夫斯基”，动作灵活的秘书官介绍道。

苏沃洛夫未来的岳父伊万·普罗佐罗夫斯基骑着装扮华丽的高头大马，高傲地执着镀金双头鹰权标。

典礼官之后，帝胄贵族的马车鱼贯而行。巨大车轮的镀金辐条铮光闪亮，黑奴、矮奴、少年侍卫肃立在车后的脚蹬上；车前走着饰尖顶帽，着华丽仆服的听差和驭手，左右两边是侍从。

“这是狙击兵首席指挥、宫中高级侍从、两次俄罗斯勋章获得者及帝制运动的陆军中尉拉祖莫夫斯基……海军上将乌沙科夫、陆军上将萨尔特科夫……”秘书官兴高彩烈，嘟嘟囔囔地介绍着这些文官武将们的官衔和姓名。“这是切尔卡斯基公爵大臣……特鲁别茨科伊陆军元帅……陆军院院长多尔戈鲁科夫公爵……”

这些车驾之后，宫仆们牵着二十四匹备好华丽马披的

御马厩马匹。再往后，号手、传令官跟随又一批典礼官行进。谢尔盖·戈利岑公爵在一群背着背囊的少校和军士的簇拥下，向人群抛撒着金质、银质纪念章。

“快接，大叔！”亚历山大向秘书官喊了一声，他自己倒手疾眼快地抓着一枚金光灿灿的圆形纪念章。纪念章的一面是彩云萦绕着的光芒四射的王冠图案；另一面刻着：

“1742年伊丽莎白于莫斯科受加冕为全俄罗斯女皇暨专制君主。”

此时，六十个宫廷侍从两人一排地走了过去，宫中的高级侍从、低级侍从及御马司骑马走过之后，只见八匹白马拖曳着罩有巨大王冠的御辇金碧辉煌，缓缓而来……

“女皇！我们的慈母伊丽莎白！彼得大帝的爱女！”四周一片欢呼。

亚历山大踮起脚跟，从几乎擦身而过的马车大窗口看到，身材高大的女皇坐在织着金色花朵的鲜红天鹅绒毯上，披着宽大的斗篷即轻软罩衫，异彩夺目的钻石王冠下露出一双大眼睛的圆脸。亚历山大天资聪颖，对于某页书的内容或遇到的人都能过目不忘。这位俄罗斯美人的形象立即铭刻在他的脑际，只是她那略嫌扁阔的鼻子稍逊姿色。正因如此，伊丽莎白不允许别人画她的侧面像，画家一般总要受旨：“女皇的鼻子要画的标准一些……”

断后的是宫中贵秀、达官夫人、宫娥、奴婢的马车。

来到宫廷入口处的凯旋门前，伊丽莎白受到在此迎驾的达官显宦、将军及贵族们的欢迎，女皇与贵宾步入冬宫。宫廷大殿被粉刷成赭黄色，门窗的面饰与楣饰银光锃亮。女皇入座用餐时，宫前广场上红酒、白酒立刻喷涌如泉，一个个大箱子打开了，里面装满了烤全牛、烤小猪、

火腿、烧鸡、烤鸭。

亚历山大终于在拥挤的人群中找到了叶菲姆，他们立刻向摆着酒宴的地方奔去，但在冬宫门口却被一个掷弹兵挡住了。

“当兵的，让开点！”小亚历山大怒冲冲地喊道，“我是检查官苏沃洛夫的儿子，这一个是我的仆人。”

“真有你的，尖鼻子小少爷！”掷弹兵十分惊讶，给他让开了路，“我可以让你进去，但穿贱民衣服的人这里是不准进的。”说着将叶菲姆推回人群里去。

……夜幕降临了，宫殿上空被焰火、花炮、火光照得一片通明。王冠下两头鹰之间以“伊丽莎白”名字组成的花字红光四射。

在安娜·约安诺夫娜的统治下，如同做了一场恶梦的俄罗斯现在狂欢起来了。已薨女皇安娜·约安诺夫娜在自己周围安插的尽是来自库尔兰的德国贵族，而她的宠臣、米塔瓦市的一个马夫、粗野愚笨的比伦大公竟肆无忌惮地践踏一切有俄罗斯特点的事物。自1730年起，因怀疑俄国贵族密谋推翻反对俄罗斯民族的政府，就开始对他们进行逮捕、刑讯和处决。比伦及女皇左右的外国人对彼得大帝建立的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禁卫团和谢苗诺夫斯科耶禁卫团极不信任。

为削弱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禁卫团和谢苗诺夫斯科耶禁卫团的作用，比伦与在俄国服役的贪图功名利禄的丹麦人米尼赫于1730年新组建了一个伊兹梅洛沃禁卫团，该团的军官几乎全是俄国籍的德国贵族。

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登基，标志着德国强权势力的终结。因此，在欢迎女皇时，贵族阶层、豪商大贾、官吏、

高级宗教人士是那样地欣喜若狂。但是，对千百万“贱民”——农奴来说，1741年11月25日的政变根本没有带来任何福音……

一个礼拜之后，位于波克罗夫卡的苏沃洛夫家从清晨起就宾客盈门。教堂西侧大厅里的只只酒杯斟满了蜜酒、啤酒，各种腌、煮及烤制的食品源源不断地端上来。平日有点吝啬的主人这次格外大方。叶夫多基娅·费多谢耶夫娜穿着宽大的萨腊范^①，遮盖着她那沉重的大肚皮，亲自下酒窖、入库房去指点家奴和伙计。一个胆大伶俐的伙计来回往席上送格瓦斯，对老太太的问话他只简短地答道：

“老太太，是一只地道的黑毛寒鸦！”

那老太太吧哒着她干瘪的双唇说：

“噢：西多尔，这是他呀……”

“谁？”西多尔装出一副吃惊的样子。

“就是他！”

“哪个他？”

“你好象不知……道似的……”老太太在胸前画了个小十字，很不乐意地说道：“是个魔鬼！”

大名鼎鼎的皇室黑人阿布拉姆·彼得罗夫·甘尼巴尔早在童年时期就成了瓦西里·伊万诺维奇的朋友。他是彼得大帝的义子，在比伦苛政时期，一直在妻子赫利斯季娜-列吉娜的里夫兰庄园避难，直到这个受安娜·约安诺夫娜宠信的人倒台之后，才被派到雷瓦尔警备队任中校。伊丽莎白没有忘记“彼得巢窝里的这只鸟儿”，于1742年1

① 萨腊范——一种俄罗斯民间妇女穿的无袖长衣。——译者

月12日越级提升他为少将。

午宴上，这位贵客讲述了雷瓦尔这些天庆祝活动的盛况，他在那里已经当上警备司令官了。他说：

“在给女皇陛下举行加冕礼的那个庄严日子里，中午我把海军的将官们，炮兵、工程兵团及城市警备队的校尉们，还有爱斯特兰公爵封地贵族事务委员会的人及其他要人一起召集起来。宴会之后，舞会开始，一直闹到半夜……我家门前，彩灯高悬。彩灯上绘着：女皇跪着做祈祷，在她的上方祥光天降，有上帝在，我的灵魂就在的题词，伊丽莎白的前面是王位，上面陈列着王冠和帝王权标，权标上有‘伊丽莎白为上帝与彼得大帝家族所选定，上天降予我俄罗斯’，那么你，亲爱的同僚，现在受命掌管何事？”

甘尼巴尔将军身材魁梧、皮肤黝黑，没戴假发，裸露着一头鬚发，和他坐在一起的碧蓝眼睛的苏沃洛夫身材矮小，其貌不扬，看上去显得大为逊色。

“女皇已钦命我在将军执政内阁总署任检察长。”

“请等等，你的长子在哪儿呢？”

苏沃洛夫挥手说道：

“他真正是个怪东西，见了客人很腼腆，可一读起书来却废寝忘食。”

“这很值得赞扬，那他的爱好又是什么呢？”

“他最喜欢历史和军事科学。你想想看，我看到他那里有论现代战争和要塞围攻战的《欧根亲王回忆录》。我就问他，‘你在干什么呢？’他说：‘爸爸，我在读书。’‘噢，我的孩子，你读这本书还为时过早’。‘那为什么呀？’他说，‘这本书我读起来明白易懂，我特别喜欢它。’‘那好